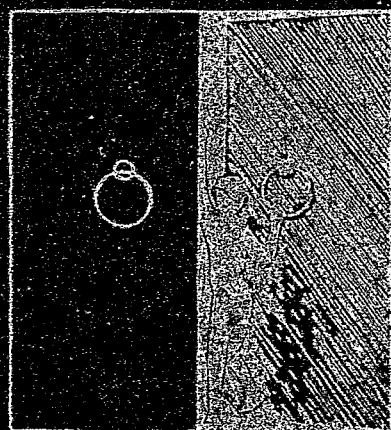


晨夜詩度

彭麗天著



848
183.00

度 詩 夜 晨

著 天 麗 彭



3 0526 6925 0

目次

上篇

十三夜有夢

湖上

別

秋夜飄流吟

無題

秋訊

遠音

牧歌

遠音

憶

訪岱紀

天頌

老駝夫

舊京

悼一個朋友

希望

大車

秋

一瞬

下 篇

一個舊傳的故事（童話詩）

龐琪（劇詩）

附

附錄二則

上
篇

憶之什
天頌之什

憶之什

十三夜有夢

昨夜的鄉夢帶着煩悶的暗影飛，
他的嘴裏吹落一個輕泡，是美，
一團銀灰的曙光，浮沉的天地。

星光的燈罩底下尋南方潤濕的風，
移淡烟輕輕飄浮的模糊記憶，



過那湖，那牆，那蒼蒼的樹林，
靜靜的蘿藤，門邊小犬的睡息。
去尋，去尋，訪舊蝴蝶淡月底下飛。

(二十五年，五月)

湖上

蒼的夜晚，光耀的湖，

天上的月亮，湖上的扁舟。

讓我底兩顆星子守住你，緩緩的搖，

像一片雲帆在天體裏飄。

（二十年）

別

太陽照上山頭了，

令令——

得得——

我挽着馬兒走了。

得得——

令令——

我爲什麼躊躇，啊，蓮那？

我忘了什麼？

我失落了什麼？我說不出口。

太陽照上沙洲了，

令令——

得得——

我挽着馬兒走了。

得得——

令令——

我爲什麼躊躇，啊，連那？

我忘了什麼？

我失落了什麼？我說不出口。

（二十年）

秋夜飄流吟

樓前的落葉擁着悄悄夢睡，
一陣的輕風帶他飛過了那籬牆，
到一道的清溪流，漣漪
圓的圓的渦漩嬉笑着光亮；
睡在水上安慰的懷裡，輕輕
盪搖，聽流水琅琅的清脆唱，
路上跟着蜿蜒不冷，望幾隻白鶴
飛過天頂，帶着幾條黑影；
借一點螢火的燐光到那小河，

駛一片的風帆到蘆花底下去停，
等待天亮，看東方天上的殷紅
渲染上那汲水姑娘的臉，
她在大清早舀着清流在那沙汀前。

無題

這顆心是入定的一湖水，
沒有雲霞和奪目的虹霓，
沒有落花帶來春風的香，
但你來驚動起了這波浪。
這顆心是古舊的一張琴，
瀟瀟的夜裏彈泠泠的清音，
低低的幽咽，輕輕飛揚，
但你來挑動這火的歌唱。

（二十年）

秋 訊（寫給母親）

月光底下梧桐樹落了葉子

抱着一片虔誠的心，

她嘆息——葉子們知道我的掛念？

月亮爬過西方，

把梧桐樹的影子描在葉子們的夢上。

遠 音

你可想像我是一個失望的獵人，在流連
那山間，攜帶我的無能的獵器和愛犬，
蹣跚的望那西天的暮雲漸漸的低垂；
你又可想像我是一個貧困漁翁，心上飢寒，
攜帶着一張的破網伶仃瞧着那逝水；
但你可想像我是一隻小雪鴿帶着風，鈴
金的翅膀在朝陽中翻飛，
當我獲得了你深情的安慰。

牧歌（賭氣）

你說，要親我一個甜甜的嘴。

我說，待我給你折下了這薔薇。

什麼叫你生氣，唔？有什麼叫你生氣？

把一懷的花朵往地下丟，

鼓起嘴巴要走，

不愛惜摘來這些花朵費多麼苦，

我扶你走到這深山，擋你過深的溪流。

替你整整裙子啦！你也不顧。

什麼叫你生氣，唔？

你也得知道我頑皮，

媽媽常大生我氣，

她自己會替我掛兩條的眼淚

你走？再不回頭來看我？

但，爲什麼？你又回頭來……噫……

遠 音

去年我同你秋風裡看望那碧海，
年少的眼中懷着朝日的心思。

今年我獨自上這西山，

心上縈繫多少的煩憂。

任管是這如醉的楓林，下山的那支玉泉

是少女的眼波一樣清，柔潤那平疇，

淡淡的靜靜的藍天描畫幾隻飛鳥的悠遠，

自然的完美能補填這心上殘缺否？

請莫再提我有話在那當年，

可讓這熱望跟着永定河的流水去流。
我今祇是盼待，盼待那藍天底下飄來一封書，
告訴我，朋友，你平安又是無憂。

憶

想起當年——

就好像去烟霧裏認一個的足跡，
由風裏去追趕飄散的詩篇——

當你是一個美景，黃金的春天，
心裏的美焰在你臉霞上燒燃。

當你的額後白髮靠近了夕陽的窗口，
靜聽有誰再來敲這寂寞的門戶，
想起往事就是愉悅的一縷風，

掀動無數重彩色的窗帘，光影裏
飛起了那一隻來回玄燕，是憶。

訪岱紀

四千餘石級接連何等的長，

十八盤那陡道何等的險，迴馬嶺路難

又告我到此便應知回馬，

但那能負望人松（註）日夜真忠的盼望？

阿，你，泰山，曾幾回你伸一隻熱手

到我夢魂上，撫摸

招引我，要我來。你在蟲腐字句間

凜然的莊岸，你的不死精靈

在那歌人未凋謝之唇上告我說：要來！

啊，一個萬方多難有這平靜的破曉中，

使我此日的登臨。我走過一路柏洞的清蔭，

登上雲橋邊的險岸，大夫松下面

休歇我們的喘息。躡一段中天門路的平陽，

望捨身崖前頭額的嵯峨，那飄流的雲霧

像是閒蕩的心思蒼然對松嶺一派的秀色

有無數支的拔身欲飛的老龍，矯然奮鱗雄姿。

我仰望，又覺得更高的這四週峯巒，如何瓌璋，

如何的力，如何

嚴肅的氣壓使得我若此的沉默。

那幽。泉山谷間的清咽，

絮絮叙說的一脈溫情，這春水實如那秋水。

長路漫漫，高下傾斜的一條線上，
我有時返過頭來，望泰安城呼喊一口氣，
我驚訝自己的聲音是如何渺小又淡遠。

我趕那山上夕陽到玉皇頂望，
放寬我緊束的心，由腳尖上拉長
這拘繇短視，見眼底豁然齊魯，
原野間枝節山巒蔓衍，歷下城
雲烟一紙。嘶嘶聽見

渺然東海的呼吸，那四千餘年
和此呢相伴的醒睡，今醒耶？睡耶？
灰色的一方泰安城，你蜷伏沈默，
爲何不聽見你說價與還價爭嚷？

爲何暗不告我那千古如一瞬的生活評價？
你一支古代文明的輸血脈，水湯湯的汝河，
曾經過幾番的春天紅綠，秋天的金黃，
這長年黃浪灌溉那黃沙土上的豐饒。

誰遺落了那兩條黑線往南北

伸欠瘦長的身腰，傷病和飢餓，五十年倥傯戎馬
在那筋絡上面的輸流，車窗裏

忙碌悠閒一瞬閃過的相望，

泰山說：「我全都看見，但我是全都忘了。」
有誰上這裏來溫暖那當年舊夢？我問泰山：
「那暮春三月其間的不辭千里的辛勞，
香客們的惘忱和我這專誠你可記得起？」

「七十餘的王者之高誼是而今的
你忙像那輓底鞋下的塵土。」

我心上飛徊想，如一支風標的獨立，
繚繞的風雲，廣大的視域的無窮，
我以至全知舌尖去舐嚐子昂的眼淚。

但我何須要游泳入那沉沉懷想，
快樂的靈魂上的一肩重負，

我要回，醒，我記起明早東峯上去眺望那日出。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註）望人松爲現存三株大夫松之一，立山上如有所翹待，故或謂之爲望人松。十八盤，迴馬嶺，
雲梯，柏洞，捨身崖，對松嶺，玉皇頂，俱地名。

天頌之什

天頌

日月啊，兩顆深思憐愛的眼睛，
無數的黑白籌計中，永久的照臨。
你慈母的眼裏，啊，你辛勤的注視，
傾瀉着兩道的恩愛泉源，
是我們搖床邊的無聲歌唱，
是希望的光亮在我們的前面。

你的一片碧藍，無極無際限的清穹，

一個恢宏的懷量，我問，蘊藏

多少的神聖心思，在飛射，

發射這些的光輝日日夜夜的流。

啊，我熱與至誠的心的決口

在你的春天榮耀中，帶雨的

鮮美花枝和綠茵下，歡喜的流動；

閃眨的星星，夜雲的飛夢，

銀流婉迴中烟霧的楓林，不夜的城市——

我河山上的光輝夢魂的縈迴；

我曾幾回的喪歌，幾回的哀默無踪的脚步

躑過你那白雪的屍衣，
但你溫煦中我們又更生了。

歲月與大地的無極和無垠

背負着的一筆清醒，清醒的光耀，

你的威嚴和大愛的一條

生命的潛流，是如何的偉力？

如何偉力的一隻手變換這一局新舊的棋？

啊，又是如何的方向？你這一條的

有無中莊周瞠目的定義。

我的遠望和我的迫視是否^接能連到

你輝耀的啓示？啓示我

那聖哲的無能未解說的言語；

讓我在你的播音器裏來唱未來的歌音，

（盼待將來會有誰的答應）

絢爛猶如那雲霞上渲染，

一抹新生的美麗，在你的熱望的眉頭，

當你每一個清晨睜開你

萬頃璀璨的眼睛時候。

（二十二年）

老駝夫

坎坷的路程就是一捲的艱難展開了，
纏迤的雲駝就像懶惰的風。

老頭子有他那世事的眼，風塵的鬍子，
晚陽的蜘蛛唾他一臉的古銅。

他遲遲去跟蹣駱駝鈴嗒嗒的輾滾，

日暮的西山下有一抹的蒼涼。

他低下頭想，

那沙原上的黃月下一支甘泉的夜唱？

他低下頭想，

今夜卸下，明早再搨上。

舊京

我由這昭昭的仄日下景山

去瞻矚，馳騁一心的臨別時依戀的真忠，

（不論是否想起別了便見難。）

多年的寒暑我看此處花開又是冰凍，

而今可把異昔的凝眸，去觀望

黃金瓦上的衰草，雉堞上一角的斜陽，

污溝裏日夜都流不清的生活的殘腐；

看謙卑的唱諾和虛僞的雄威；槐蔭裡

重負的駱駝瞻望天走路；

望三海的寂寞和西山的傷心，
就像寡婦帶着清淚哀息往夜裏沉。
你能否呼喚那冷灰下半星的熱火？
那舊闕亭臺，十里的烟塵交織的重蔭
掩埋下的市聲，隱隱殷雷，像是江河
日夜流的生的吹息，在何時呼風？
在何時閃電？此時我縱黯然，^頭喉上停待再會，
但可細心探摸這都市的脈搏是否還動。

(二十四年夏)

悼一個朋友

我愛善德和美，

你底眼睛如雨把火

呼吸是力的風，

我想念起你。

瘋狂，愚蠢，怯懦咬傷你，

智慧良能的鮮紅染上他們的牙，

義與善的毀滅是永不完悲劇？

我愛善德和美。

但我聽見你呼喊——

我需要一點殘忍的勇氣。

希 望

這大驚險的夢你教着我做，
緊緊的抱住我，千百聲

說出你千百遍的溫柔。

真難過，我全身熱辣辣的就想着飛，
我說，好人，相信你，那沒有路

也沒有攀沿的石壁讓我去爬，

去摘下那太陽做我們的燈，

不要讓壞心腸的天又把夜來遮攔，

自從我懂得了人情到現在，

心裏沒有離開過一個虔誠，

眼裏祇望着你指的方向，

一支心像一根鑿子，日日夜夜在打着艱難，
怎麼，到這半山遇了一天的風雨，

你就想撤下我，撤下我走？

但你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我要捉住你
不放，怎麼騙我？怎麼騙我？

我要抱住你一塊去死，

除非你把這謊捏成一個真實。

（廿一年冬）

大車

光明和黑暗的合縫裡輪着一輛的大車，
骨碌骨碌的碾着大地的背脊，

喚醒了海潮的瞋睨，

碾碎了秋晨的凝冷的靜寂。

兩個漢子矇矓中赤着古銅的肩膀，
緊絆着粗紉（那能彈出歡樂的音？）
像兩隻螞蟻倒拖着一個龐大的螳螂，
站牢了前腿，撐直了後腿，

撐直了右腿，復把左腿站穩，
全身的倔強，一身汗淚。

「天快亮了，夥計，東方燒着那太陽的紅暈。」

「是的，天快亮了，起勁！起勁！」

兩隻螞蟻一步步靠近光明。

（二十年深秋于青島）

秋

啊，秋啊，你扳在那宇宙的把柄上

大震搖——

蒼灰的天的驚惶，飛雲的慌亂，

瘋狂的葉子和奔濤，

無限的變亂跟着大力的呼嘯，

你的無限變亂的大力的呼嘯，

就是激戰中的人馬喧騰

伴奏那一支緊迫的角號，

送喪的行列間，低泣，哽咽，一兩陣的號陶，
是大夢中的驚呼？是戰慄的預言的宣告？

你的急奏與長哦與慷慨的浩歌，

生與死的凱奏，啊，我是聽見了

時序的前進足音和歌調。

過去了，過去了的就是被扯碎了的一張幽夢，

富有與尊貴和怠慢的情懷，

就是被吹噓的紅火上的灰冥。

握不牢過去，不如把捉住將來。

啊，秋啊，何處你望，你驚急步調的趨向？

能否吹翻我這心頭憂鬱的窩窠？

（因為我的情意懶惰了像是長夏）

給我一個震驚，冷灰中振作，

給我以漫夜中清醒的苦痛，

我懷抱着這寒冷，更思念起春風。

一 瞬

今夜，哦，今夜，這燈光特異的亮的
我驚奇這許多的書頁間，哲理的，記載的，
有這許多古昔冠冕，中世英武的劍，
最艷的時服裝殮古人及今人
尊貴的枯屍。我問，爲何由那金字墳墓中
你們爬到我書上，又爲何
給這一頁輕輕壓倒了？
這一個靜夜，窗子裏和外面的一切
是我的，蟻窩與鼠洞，忙迫和唧噥，

壁角裡蜘蛛的睡，和從未擋過任何視線的
荒島浪花的笑，從未看見的一切，
我全用我的六根的全能去抵觸。
那飛逝的永恒的鼓翅，
捲繞這圓星氣旋轉的呻吟，
和一些買賣的爭價，焦灼的籌計，
夢裏滿足的伸吐，醒來的嘆息，
病牀上的殘喘，苦難回味的笑，
這些地球上的一切和空氣相摩的聲音，
一切的無根蒂的，糾纏着的，
無可解釋的奏彈，就是一陣
沙漠憂鬱的西落可風掠過我心上。

我在何處，我茫然問自己。

善惡和冷熱混和的一團星氣裏？

一個大力的轉旋上面？一個的鄉蟻

抱着笨重的球體，一個不息的重負？

一個不息的重負啊！我嘆息如一個躲債者，

這一盆伴慰我的爐火也涼了。

由我的胸口上壓出如此的嘆息，

我就像要從寂寞的樹枝上，

一口吁氣中落下來了。

大野裡的一張秋天的葉子呵，我想，

四面的不停的風，底下一道的水，

有誰把輕輕的吩咐撲我的耳朵：

讓你騎到這水上罷。

我便在這一個悄悄的黃昏，

望着雲霞，那些我未了解過的

形態和顏色，水流的背上我流。

兩岸搖擺的柳腰，點頭的水草，

和那些奇怪的關閉的窗子，水流的背上，我流，

有時我也心裡在想，這一條水的

不定的行蹤要我到那兒去？

波浪的接吻的聲音告訴我？

這存疑像夜裏的擦亮的燐火

一會便熄了，因為是我還無力站起。

但不顧疲了，一個的凝住的靜壓住我，

在我的身邊緊擠着夜的不盡的隣接；
煩憂的絕緣體，墳墓的臥安？

我這樣想，輕舒直我一隻蹣跚的腿。

誰？誰的眼淚落在我心上，是誰

把聖油澆在不滅的火上，燒亮四週的

空氣粉紅而透明，我聽遠遠的潮音

去了又回，我跳起，喊：上帝，摯友，我啊，

相感的眼淚；我瞧這一瞬，

一個片段，一個的完全。

下
篇

童話詩
劇詩

一個舊傳的故事
龐琪

一個舊傳的故事

小兄弟，我的快活的小伙伴，

年幼的心是一隻青色的鳥

整天挨着那輕雲飛，

是一道的歡樂小河唱過那深山

和陰鬱鬱的大森林。

你們在斜陽裏

嗚嗚着一支的笛子，在牛背上。

都來！都來！

貧困的小兄弟，
生下來，辛苦是你們的伴，
沒有空閒的日子好玩，
風刮着的垃圾上找尋
什麼寶貴的東西，
污染了一手的灰泥。
該來玩玩，暫莫掛念
你們的盼望的母親，
都來！都來！
幸福的小兄弟，
你們的火輪船擱淺在你屋角裡，
桌面上翻倒了你們的小火車。

洋娃娃漂亮得很，

但危險的臥在那椅子的邊沿。

你們都厭煩了這些，

來，不要坐着發歎，

離開那你們的伸懶欠的父母，

都來！都來！

你們都有這一對如星的眼睛，

那後頭有一顆誠實的心，

來瞧瞧這一個故事真不真。

你們都要高興，好好的聽，

不要眼裏有一抹憂鬱的光輝。

這一個天氣正好的晚上，
順風耳國王在巍峨的高殿前面，
玉墀上，坐着奏他的一柄琵琶
丁東的響。他的歡娛的那兩線
追尋的眼光飄過一片琉璃的瓦，
和一帶的城牆，停留在遠遠
抹着月色朦朧的遠山前，
有一道婉蜒銀流在那前面。
他入神的搖搖頭，
彈的琵琶清脆又嘹亮，
如一隻天鴉子在霄漢裏唱，
甘甜的雨落在青蔥的草上，

(天邊的月亮笑的一個圓臉)

一支曲子帶光輝的翅膀飛飛遠。

但他爲什麼忽然驚愕止住

他揮舞的指頭，啊，什麼事？

再彈，彈，他又是一聲不悅的長嘆？

左邊一列的宮娥便担心像天鵝

沈下那些白雪的頸，

右邊一列的藍袍侍衛加意靠緊

兩邊腿，挺起胸膛，

頭顱端正的放在頸子上。

這國王儘是再彈，再不成調，

心裏的怒火便燒起了一千丈高。

他提起琵琶來望地下揮，
咻啦啦的，碎片在光滑的地上飛，
嵌金的把柄跳到那宮娥繡鞋邊，
兩列的宮娥與侍衛

就像樵夫砍剩下的兩行楊樺的根，
站着沒有聲息，沒有生氣，
似等待一陣暴怒的風雨。

於是那國王叫一聲「胡譟！」

「是皇上。」列子裏答應了一聲，站出一個
半老的親近侍從。他說：

「我的像天樣高的君主，當這樣
一個太平的時候，有什麼

不快意的事還打擾你的心？

沒有蝗蟲，災害我們的田園；城裏有

百萬家的炊烟在平靜的空氣裏舒捲，

啊，我的君主，陛下的聖聰

能聽得見萬里外一隻的蟲吟，

或是惡人親着耳朵商量的密語。

你聽到了什麼？生誰的氣？

告訴我們，我的一顆忠心，

兩支的手和腿都等待着你的命令。

國王說：『是，我的忠誠的胡譚，

我有一宗的事情

要和我的兄弟商量。

你叫那傳命的跨一匹駿馬，

去召喚你們的丞相。」

一個的傳命官跨着馬走了，不一會，

（但有功夫給你呷一杯熱的咖啡，）

他倘着汗回來，復了命。不久，

（但也有功夫請你喝一杯淡淡的酒，）

丞相千里眼帶着兩個的隨從，

到來。那國王默默的想着，

在沉香木案上啄着他的指頭，

見他來，哈哈地便笑了一串，

起來，握住他底兄弟的手。

「唔，哈哈！準是一件有趣的事啦！兄弟。」

「什麼？長兄。」那丞相在黑暗的布袋裡摸不着口。

國王說「剛才，咳，兄弟，我在這裏

彈着一曲的琵琶，我聽見

遠處像是天崩，（他手指着西面，）

原來是一道的惡風擾亂我的樂絃。

他正向這裏飛，這不討好的東西

常冒犯我的開心，

敢到虎身來扔蟲

我想造一所頂大的囚牢，

西面的牆靠着山，東面的牆瀆着水，

把他關進裏面不讓他飛

我的好兄弟，你的眼睛能追捕一條電，

看看他打什麼地方來，
去的時候落在那一邊。

讓我派一萬騎

如飛的馬隊，去把他拿來，哈哈！兄弟。

那丞相向西邊睜着兩隻如星的眼，
他說：「啊！好大的風啊，

在一個的大漠裏捲起瘋狂的沙；

飛過了曠野，樺樹林都灣着腰，

蘆葦偃臥在那大河邊，還吹折了橋。

但，長兄，我不能看見他是怎樣的東西。

有時他在那平原，或是在高山，

有時在海面上盤桓，

自由自在的在這天地裏來去。

我從來不知道何處是他的家，

也不會見他在那一個地方住夜。」

「哦！」那國王退到他的椅子上坐下，

他說：「那是我頂痛恨的流氓，

他時常拗斷

我高懸的旗桿，

半夜裏來震搖我們的宮殿，

擅敲我底號令的鐘；

還把我們底江海裏的戰船打散，

像一羣無依的鳥。

啊，你給我當心的瞧瞧，

那是怎樣的怪物，何處是他老巢。

我要逮捕他，

給他造一個大大的監牢。

他吹落我御苑裏的花，

還追遂我愛后的漫遊的車，

我不給他輕饒。」

他的兄弟答他說：「是的，親兄，

他把那海水盪搖就像吹噓一杯茶，

吹翻了沙漠裏的帳蓬，推斜了山邊的茅舍，

把大片陰鬱的雲駛到那天涯；

走過那原野，鼓起禾苗青綠的浪，

由深草裏吹出了牛羊

又把我們江河裏的漁船吹亂，
像一把的敗葉跟着水流；
但，我的親兄，我不能看見
他是怎樣的，或住在何處，
因為他沒有走路的踪痕，
也沒有飛過的影子。

沉悶的時間帶他來，

日月的光輝送着他走。

「啊——」那國王沉下了臉，
他說：「我聽得見，他來的時候
就像坍了一座的山，去的時候
就像一萬匹飛走的馬蹄；

還嗚嗚的叫過屋頂，驚醒我們的安眠，
惹起深巷裏的狗汪汪的吠。

我聽得着，你倒瞧他不見。

父母生給你一雙如炬的眼，

數得清太陽的臉上的芒毫，

看不見這諾大的東西，教我信？

當心給我瞧瞧，他是什麼，

何處是他的老巢，飛往那裏？

我要叫他住一所囚牢，

要把他的頭顱掛在這劍上啊！你！

於是列子裏站出胡譚那個侍從，

他說：「我的皇上，你的指頭

已能彈這一柄的琵琶，也驅使
這廣大的天下。

你像天一樣高，我的主，

你有什麼不能如意的事。

那惡風，啊，那流氓，我常看見

他像一隻的大鵬鳥飛過天邊，

輪着那兩隻快翅膀像是馳電。

假如你的意下，啊，我的主，

要叫他翅膀上帶起鎖枷。

我們便埋伏下幾萬把強弩，

和無數的利箭，醢上

頂毒的，由黑心上滴下來的血，

對他放，我的皇帝陛下。」

那丞相搖着頭對他兄弟說：

「不能，不能，好親兄；

讓他盤旋在那作工風車上吧。

我真沒有瞧見他像一個大鵬。」

於是那國王憤怒的對他說：

「啊啊！我的好一個親切的兄弟，

騙你的哥哥還沒兩撇的鬚鬚？

你，好一個的忠誠宰相，

騙你的君主信任了你的忠良，

我們從前沒有半句密話藏起，

變了，而今你要來驕傲你的君王。

好的，放心，給你一隻的孤舟，

一張帆和一支槳，

再供給給你七天的食糧；

讓你這傲慢的人到海外去流浪流浪！

那丞相搖擺着頭說：

「啊！我從來就

不會對你說過謊，

我的心可以照進那早晨的太陽。

無論是偏着你，或是當着你的面，

我從來未有一個秘密的袋，

藏着什麼欺騙。

從前，在父母面前，

是，常聽見他們的親愛的叮嚀，
要咱們倆，兄弟永遠的相親。

依咱們的聰明，替人群

盡一份半份的職務，

我們放逐頑昧的愚蠢，

教人們走上前進的路。

不論大小的事情，咱們都牽着彼此的手
商量。現在你聽了胡譚的話，

他把有毒的言語

攪上了糖，你要放逐我，放逐我走。」

那國王回答他說：

「我要你說的，你已經

鎖在你心裏像一宗的珠寶，

我不要吃說的，也不用

費你的囉呢。

不用說到將來或是過去，

得閒的時候再來此計較。

傲慢的丞相，

留下你這兩個的隨從，脫下你這錦袍，

趕快的走，不準你停留

到那天明。要你走，當月落的時分。」

於是那國王命令身邊的兩個侍衛，

他說：「你們兩人帶着你們的利劍，

去送這傲慢的人，到那荒涼的海洋。

給他一隻船，放上一張帆
和一支槳，再供給他七天的食糧。

叫他的踪跡離開這岸上。

不要到那天明，便要辦完

這事，差誤了的時候，

便要當心你們的頭顱！

那國王下了這嚴厲的令，

帶着那宮娥和侍衛，還他的宮，

也帶去了丞相的兩個侍從。

剩下那兩個侍衛，

手握着腰邊的劍把，

看管那褫職的丞相，恩恩的催

「走走！丞相。」

「好的。」他說：「我的兩支的眼光

能透過那濃密的夜，

但是不能透過他們的胸；

遮着他們的變幻的心

是黑幕一重又一重。

好，離開那背理的國王，

那輕蔑真實的兄弟，啊，我走！

離開那虛偽的胡譚，

讓他自己去咬嚼那舌頭。

他把詭詐和欺騙

在嘴裏釀成甘甜的酒。

好，我走！把這一襲的錦袍丟開，
擱下這糊塗的官銜，像一隻破鞋。
但我心痛你們

把我心愛的人們教壞！

啊，再見吧，我心愛的人們，

當月落的時分，

我便要無期離開了你們。——

那侍衛又匆匆的催：

「走走！走走！丞相。這是國王的命令，

要我們趁早的起程。聽！

他們預備好了的馬蕭蕭的叫了。」

「好的。」他說：「啊，別了！我呼喚你啊，真誠。」

請你挑剔亮那一盞你不睡的眼睛

看守着的等待的燈，

盼待着我，盼待着總有那一天，

我要由海風上回來。不用傷心，

雖是那殘忍的國王

祇給我七天的食糧，

在荒涼的海洋上飄泊不定，

還要你祝福我，祝福我的遠行。

別了，親愛的人，當月落的時候，

我便要駕一葉孤舟，

到那險惡的海浪上去飄流。」

於是那褫職的丞相，當月落時，

跟那侍衛走到荒涼的海洋。

他回首瞻望那牽繫他的家鄉——

澹澹的河流，層巒的山，

夢寐中城市，薄霧縹緲的村莊，

悲感着，他說：

「別了，你無禮的國王，

我親愛的人們，我走了，

恐怕你們永遠再看不見天亮。」

他便坐上一隻的小船，扯起了白帆，

刮來的風吹送着他漸漸的遠。

祇那兩支回顧的目光

在波濤的上面發亮，向小兄弟們眷戀。

他的白帆帶着月亮的光，
駛過了那片不盡的海洋。
便由那墨碗裏爬出來的夜，
像一隻戀巢的烏鴉靜在那岸上，
從這一天起，我的小伙伴，
順風耳國王的領土沒有了天亮，
因為他驅逐了智慧，
輕蔑了真誠的盼侍和自由的力量，

〔二十二年冬天〕

龐琪

時間：

旱歉之年。

地點：

中國之一部。

人物：

龐琪——一農家少年

龐琪之母

夏真荃——龐之戀人，後爲李某之妻。

李某——某縣之縣長。

老管家

聽差

待衛——二人。

老人甲

老人乙

老婦——老人乙之妻。

中年歌者

中年看守

青年看守

歌隊

一隊流民

羣衆

導 曲

以你至誠的心音唱罷，朋友，
你神思的傾瀉，一刹那宇宙的閃耀，
光與黑，小溪與波濤，情焰的舞蹈，
飢渴的盼望甦醒了，亮了。

跨你的飛騎去拾取

已失的歡娛未得的希冀。

帶天國的消息與號令，

馳過那睡着英勇戰士的草野，

告訴他們——醒罷，醒罷，
這不是一個平靜的夜呵。

第一幕

景一——八月的夜裏，農家的一個房子裏面，沒有點燈，月亮由一個窗子裏照進來。窗前有一張木桌，上面祇放着一個土燒的茶壺。靠東的一張床上躺着龐琪的臨終的母親。龐琪在旁邊，約摸二十二三的年紀，握着她的一隻伸出床外的手。他叫了她兩聲，聽不見什麼聲息，再把耳朵貼到她的胸前聽了一會，搖搖她的手，又着慌的叫她，最後放下她的手，帶着絕望離開她，走到門邊推開門。照進了一角的月亮。他浴在月光裏帶着悲淚靠着門。

龐琪
天，慈悲的假臉，

一隻毒害的手啊！

在一條多艱難的路上我走！

你和那搜刮的糧差沒有兩個樣，
又給我們一次的災荒。

焚燒的太陽炙照空的禾場，
疎朗的瓜棚和漏光的葡萄架，
果園裏也沒有蔭涼的地方。

我們每天伴着焦急的閒暇，
數月來，屋頂上不見炊烟的飛揚。
饑饉的粗手扼着我們的喉，
老幼的斷了氣，年青的逃亡。

啊，父親，吾媽，一生的辛勞
帶着一大串的苦難，嚥完最後一口氣，
眼睛翻上黑夜，不再流連這人世，

我一邊祝福你們，一邊流我的淚。

母親去罷，這看見的世界

不會有你快樂的地方。

快樂的地方許是那冥杳的所在。

長眠是一覺安靜的睡罷，

或許不久我跟着來。

〔歌隊在台內唱喪歌，舞台漸暗，景物漸消失，歌聲由近漸遠。〕

薙上的朝露不再發亮——

美麗，焦灼，隕落，長夜接着早晨。

我聽見殘酷估價的的手在算珠上響——

永眠的夜，交給你一個良善的人。

薤上的朝露不再發亮——

美麗，焦灼，隕落，長夜接着早晨。

我聽見殘酷估價的手在算珠上響——

永眠的夜，交給你一個微賤的人。

景二——一個鄉村的荒漠的早晨，一望不見青的乾燥的田地，左邊一帶光禿的山裡有一角城雉，龐琪的農舍站在這個鄉村的右角上。一隊襁褓的流民上，挾雜着幾個老人，老婦，踉蹌的走着。他們嗆咳應着雜沓的脚步。流民由左角下。農舍門開，龐琪由裏面走出，返身鎖了門。他的肩上負着一個行囊。

龐琪 淒清的夜裏聽不見一頭的犬吠，

天亮了，也沒有一隻的雞啼。

不見鳥雀的飛。

餓孚的田園沒有一粒禾黍的剩餘。

一陣兩陣的風，失望着慨嘆，落下來，

再不能在那些乾槁的枝頭

攢到一片凋殘葉子，

或是再找得到一株香甜的果樹，

祇在荒野

刮揚起了一兩陣的土，

在死人的身上吹走了幾塊的破布。

靜悄的村莊，關鎖的廬舍，

生着的人都丟開了家。

一片的荒野

到處躺著枯瘦的屍骸，

有時來一陣的飛鴉，

還有城裏來的兵爺們

得意的在田地上馳他們的馬。

我傷心的眼見年老的父母，

像兩支暗淡的蠟燭，

淌完那些煎熬的淚。

剩下一個我和幾間的草屋，

寂寞的，聽不見一匹蟋蟀的吟哦，

守着這糖餅和草根，半天的食糧，

跟來的日子怎樣去過。

啊，我不能再這裏停留，

這幾間傷心的茅屋，

讓天天的太陽，夜夜的月亮來看顧，

我不能再這裏停留，

我要去外頭找一條生活的路；

還有我每天不能放下的心願——

我要去找至愛的真荃。

她在前月開頭，悲感的

跟着她家人離開我。

那時，我爺帶病，媽又羸瘦，

受不了路途上奔波，

我們不能跟她一塊走。

而今不知道他們飄流到了那一處。

啊，真荃，那一條枯藤還捲纏着樹，
永遠的誓言在我的心頭。

老人甲由左邊上，拐着一支杖，肩掛一個小布袋，蹣跚的走近他的面前。
這是一個荒涼的鄉村，老人，

當這太陽還沒起程的一早晨，
去那裏？

老人甲 「咳嗽了兩聲」

去那裏？

假如我有我的老妻，
有我的兒子，小孩，

圍着豐盛的食檯等候我，
那麼，我可告你何處是我家。

但我，〔搖他的頭〕

祇留下這一副骨頭，

除了死，你能告我另外一條路？

這災年，飢餓糾纏死我老妻

和小孩，兒子也被拘去，

我不像一隻閉着飛的鳥

有他安樂的窩巢，

我沒有一個過夜的家，去那裏？

祇這一頭白髮早風裏吹。

龐琪 老丈，你也是孤單的人。

我有幾間草屋，沒了雙親，

沒了親人的家就像囚牢，就像破廟，

咱們都是沒了家的人。

從前，我們由一家分爨出了幾家，

現在，咱們兩家合做一家祇是兩個人，

好老人，我扶你走罷。

你這麼高年紀走起路來艱難，

走罷，我扶着你到大的地方去玩。

〔龐琪扶老人甲下〕

〔幕〕

第二幕

景一——冬日將暮的時分，某縣附城的一個風景很好的鄉村，遠山和流水都適如其分的描繪着，一處常綠樹的林裏有一所精緻的別墅，很幽靜。龐琪

上。冷天的裝束，肩上掛一行囊。

龐琪 從那一天我離開了自己的鄉村，

和那老人追趕着白天和黑夜，

路上跟了一大隊的流民。

我們像一條沒了道的水，

由那乾渴飢餓的山裡沙漠中流出，

去找尋何處有一片青蔭，一池安息的湖。

我們都一身破敝的衣裳，夜裏

遮山野的風，早晨掃草上的露，

飢餓的火趕着我們到了一個的都市。

但，天！我們都指着天來咒罵，

他們把鐵的城門關起，

因爲我們不是那歸家牛羊。
婦人都抱着小孩哭泣，同伴的兄弟
鼓着嘴巴像吹一爐通紅的火，
好老伯把頭顱在鐵門上撞破，
忿怒燃燒在我們眼裏心裏。
他們還要把我們驅散像羣野狗，
我們都捏緊拳頭，願拚一個死，
但同伴的人死了，散了，
他們綁我去坐一月不見天的監牢。
前月開頭，才把我送出了境，
只剩下兩隻空手和一身
破敝的衣服，這一顆痛苦的心，

於是我由這裏飄流到那裡，
由那裡又到別處；

幫人家做工，賺他們

送給我幾天的食糧便走；

一面掛念我親愛的人，

路上來我打探她的消息，

有時抓住那路旁人胡亂的問，

但都說我是瘋狂，不明我的心迹，

我憂傷的看著那天黑，高興的看著那天亮，

但，親人，夜夜的甜夢都給我撒謊。

親愛的人，而今那些辛苦的磨難

都變成了我的快樂的記憶；

我像戰勝的人笑撫着我過去的創傷；
受了萬千的苦痛總算靠近了天堂；
啊，親愛的人，我已走近了你。
當我遇着那年老隣人，
他指點給我你的住址，
就好像在我的昏黑眼前點化一道光，
一個天上的境界。我真高興得慌張，
一把抓住他要細細的問，
但他說，當了什麼烏縣長的差，
有事情，不能遲延，違了他的命。
那好人，不詳細點告我
我底真荃有沒有生病。

但你便近在我的眼前了，真荃，
過一會兒，你便會靠在我底
這帶着風沙的胸懷，親切的
告訴我你半年來怎樣的遭遇。
讓我啾喚着你的，在那苦難裏
安慰過了我無數次的名字，
把淒苦的和歡喜的淚汪汪
落在你的臉上。

〔他走到那別墅的門前，站住。〕
啊，真荃，你爲何住到這一種的人家？
是否給人做了那卑賤奴才，在廚下
叮嚕敲着那火鉗想念我發呆？

啊，親人，出來，

把你底遠道來的客人接待。

〔他走前去敲門，放下肩上的行囊。〕

聽差 〔在門裏問〕誰？

龐琪 開門，一個遙遠又生疏的客。

門半開，聽差站到門口，年紀和龐琪差不多，打量了龐琪一眼。

聽差 幹嗎？這是縣長的家。

龐琪 我找一位可愛的姑娘，

我的至親，她姓「夏天」的夏

聽差 沒有這人，走開，

這裏是一個縣長的家，

沒有這人，

這裏是祇有我們太太姓夏。

龐琪 有一個姓夏的姑娘，

團團的臉蛋，是我底親愛的人。

勞你的駕，進裏頭叫喚她一聲。

聽差 放肆流氓，走開。

那裏？什麼你底親愛的人；

龐琪 客氣點，朋友，

請進裏頭去叫她一聲。

聽差 〔怒〕混蛋流氓！走開！

〔出門，舉起一隻手威逼他走，龐琪怒，猛擊了他一拳。〕

聽差 〔仆地〕啊！

龐琪 是的，我是流氓，

我不會在人家的門裡坐着伸懶腰，

我不會把眼珠子只在貴人的身上瞟。

你，可憐的傢伙，

假如我願意做你的太爺，

也許是你家的太太姓夏。

聽差爬起來，狠狠的瞪他，聽見老管家出來，才咕嚕着由右邊下。

老管家 〔門內〕年青的人總愛使性，

怎麼動不動便和外邊人鬧開架。〔至門口〕

龐琪 好老人，我從很遠的地方，

到這裏來找一個姓夏的姑娘。

她是我底至切的親。

老管家 姓夏的姑娘？唔——〔思索〕

讓我去問問太太有沒有這人。

龐琪 是的，老丈。

〔老管家入內〕

夏真荃 〔門內〕從我們離開了家鄉，

半年來不見誰的音信，

父母和兄弟都安靜在城裏，

有風吹來夏家的親？

龐琪 〔聽見她的聲音〕

啊！我至親切的我的人，我就像是

在大海裡尋到了這一枚針，

解開了我心上的這一個結扣。

來，我底人，我聽到了你聲音，

便治好了我半年來耳朵的不靈。

在這蹉跎煩憂裡你把我叫喚醒，

就好像我流落在那一所寂寞破廟，

你走前來敲響我荒蕪的門庭。

〔不見她出來，他靜聽了一下，門內沒有聲息。〕

出來，真荃，

沒有虎狼，也不是惡漢在這門外，

是你的相與，你底至愛的人，

迫切的我在此等待。

這心是如一支火苗

在歡喜的風裏搖，

來，真荃，來看你的歡愛。

夏真荃羞赧的站到門口，年約二十，很美麗，看了他一眼，趕快把眼光躲開。

夏真荃 你，啊，龐琪。〔低下頭〕

龐琪 阿天啊！愛的，

告訴我，快說，快對我說你好呢。

再說，再說，再要你說這不是在夢裡。

你照着了我，啊！我的月亮，我看見了你，
來，靠近點我，愛的，你使我

和那一天分別的時候一樣的發了狂。

〔他想向她走前，遲疑又止。〕

啊，親愛的人，你爲什麼

穿這異樣的衣裳，低着頭沒有言語？

是不是隔得久了有點生疏，
還是堆滿一心的話反說不出一句？
我離開了家，每天都惦念着你，
渡過許多驚險的水流，
沒有橋樑，也招呼不到一隻船渡；
走過上天的那高山和入地的谷，
遠迢迢丈尺難量的路。
祇有月夜裡自己的影子，
伴我在旅路上的孤零。
這些事情，我至愛的人，
等我坐在那歡喜的燈火下，
安祥細細說給你聽。

太陽送我由那早晨裏出來，
現在黑夜又已追上了我。
真荃啊，我底至愛的人，
你先讓我進裏面去坐下，
給我啜一碗稀薄的粥，
再給我喝一杯清淡的茶。
夏真荃 啊，龐琪，這是縣長的家。
龐琪 這是——嚙！對的，真荃，
這不是我們的家，
這是一個魔怪的洞，
我們不要在這裡流連。
對的，這裏是我們的牢籠，

愛的，我們不要站在這門邊，
來，跨出這道鐵的門檻，
離開這些魔怪的家，跟我去。
有了你，愛的，我不再怕
雨打和風吹，再不憎恨
老天盡量的給我爲難。
給我你的手，搭上我的肩，
再把你的頭靠在我的胸前，
讓我把手抱着你，
有了你，我再不怕水往上拋，
陸地往下沉，敵人的尖刀
貫穿我的心。來，愛的，誰說我餓呢，

讓我伴着你，

到夜裏去找尋我們的路。

夏真荃 但，龐琪。

龐琪 什麼，真荃，我們不用這樣遲疑。

我們總愛在門檻裏邊猶豫。

你不用擔憂墨黑的夜，和寒冷的天氣。

假如有箭一樣的雪雹，

我會遮着你，用我的背去承受，

走到高崖，我會握緊你的手。

啊，你不用遲疑，祇要你

跨出這憂慮的門，我便

和你一塊去生，一塊去死，不用遲疑。

來，愛的！

夏真荃 我—— 龐琪。〔羞赧〕

龐琪 什麼？愛的。〔疑惑〕

夏真荃 我，我——

己嫁給縣長了。

龐琪 〔怔住了一會〕啊啊你，你，啊呀！我啊——

啊，真荃，呵！我聽錯了麼？

什麼？！我怕啊！你說，

〔他半晌望着她，見夏沒有做聲，他轉過頭去。〕

啊，真荃，夜啊！板着這可怕的臉，

陰黑得像鉛。我看不見

那河流，那山，誰是我一個親熱的人。

啊！我是一片斷了桅的孤帆在海裏轉，
飛去了，我的希望與虔誠。

我像一張的葉子在風裏打顫，
天啊！怎麼不點上一炷火來把我燒燃。
痛苦我了，真荃，

我像是一個虔信的教徒，
當作你是我的上帝，給我安全的主。

這信心像一道的星光夜裡照着我走路，
我忍受辛苦和險惡的奔波，

想到天庭裏，天庭裏和你相見。
啊，現在，我站近了地獄的門前。

你，就像一株的好花生長在我的籬邊，

我每天抱着濯漑的水壺，奉獻我的勤懇，
我歡樂的望着她長大，

但她長大了供養在別人的家。

阿，真荃，假如是你的心願，

隨便你的意罷。

我從前爲着你而驕傲，

現在，讓他們來嘲笑我的痴傻。

龐琪悲痛的看着眼淚，夏低着頭，兩人間靜默了半晌，

夏真荃 龐琪，你要點什麼呢？

龐琪 唔，你慈悲的太太，我請你留下這仁慈，

請莫再呼喚我名字。

現在已不是那歡樂的樹林裏，

月明的幽夜，聽你的快樂的呼喚。

你的憐憫的虛音，就像一把雪亮的尖刀

不給我痛快點，把我的喉嚨抹斷，

虛晃着，對我輕蔑的嘲笑。

我不像一個求乞的來討半合的食糧，

或要你憐憫，再親熱我一聲名字。

我一個人來了，還會一個人去，

要什麼？請你留下你的仁慈。

夏聽見馬蹄及車鈴的聲音，躲入門後。李某約四十歲的年紀，戴一頂呢帽，

執着手杖，帶兩個武裝的隨從，和那個聽差上，狠狠的走到別墅的門口。聽

差把燈火在龐琪的臉上照了一下。

李某
〔對龐琪〕嚇，嚇！這流氓，

你這一身窮的光蛋，

到這裏來有什麼，要孝敬你老爺，

還是要老爺來賞給你一點恩，打你一個的稀爛？

滾！放肆的流氓，聽！

要不要我這根手杖來，

打斷你的脛？〔鼓他的眼睛〕

龐琪〔忿恨〕毛蟲，狂吠的狗啊？

李某 唉阿！〔揚起他的手杖〕

龐琪 我要摘下你的頭顱！

他搶上去，照李某的頭上擊了一拳，帽子被打落了。一隨從由後面用鎗柄

猛擊一下龐琪的腦袋，龐暈倒。

李某〔慌張的扯了一扯衣服。〕

該死，該死，呵，這流氓！

〔聽差把帽子拾起，吹拂了一番，交給他戴上。他又尊重的扯扯衣服，鎮定的擺起他的身分，向地下的龐琪睨着，癡笑。〕

好放肆的流氓，你還以為

是在你的母親的懷裏，

讓你頑皮的放肆。

山舍的狗，

你不曉得天高，也不知道地厚，

敢撞你老爺的門來動動武。

你這畜牲！我把你打死了，

不用施捨你一口籩棺，或一把土，

〔他命令他的兩個隨從〕

挪！
挪開！

他偕聽差入門，下。那兩個隨從移龐琪的屍身下。

景二——一個農家的小廳，廳裏堆放着許多陳舊，蒙塵的耕具，紡輪等。左邊鎖着兩間空房。正而有兩間房，關着一間，旁的一間半掩着門。右邊的土壁上掛一盞發着黃光的豆油燈，燈下的位置是讓一個小竈和放着食具的小木檯佔據着；竈上煮着東西，冒出熊熊的火焰。由右邊的一條短短的簷階上通到外出的門。老人乙坐在廳子中間的矮凳上，年紀約六十上下，頗強健，穿着短襖，腰間圍着一塊舊白布圍裙。他正安置一個小木桶的底，快樂的口裏哦着一兩句聽不清的歌。他的右方放着一籃木作的器具，一條長板凳，板凳的一端安靜的躺着一條花貓。老婦坐在老人乙左方的矮凳上，編織着一個竹簍，年紀和老人乙差不多，但顯得很不強健。

龐琪躺在那農舍的門外十幾步遠的左方，甦過來，嚶嚶叫出一聲，慢慢爬起來，

踉蹌的走到那門邊，敲門。

老婦
誰？

龐琪
〔微弱的應〕哦——

老婦
〔沒有聽見〕誰風嗎？

龐琪
〔像嘆息〕哦——

老婦
吓？

她放下工作，走去開門。龐入門。老婦奇異的瞧着他，再關上門。老人乙聽龐進來，抬頭不經意的看了他一眼，重低下頭做他的活。哦着一兩句歌。龐走前去，在那條板凳上坐下，老婦站在旁邊，奇異的望着他。

龐琪
〔對老人乙慘淡的笑〕是什麼

給你這樣的快樂呢，老師傅？

老人乙
〔做着工，笑。〕

我嗎？怎麼不快樂呢？小夥子。

我伴着老妻，每天有吃喝的够，

還養得起這一頭花貓，管着家裏的老鼠。

咋！阿貓，〔他叫了一聲那一頭貓〕

我怎麼不快樂呢？小夥子。

〔停了一會，他哼的笑了。〕

你叫我老師傳唔？

實在我幾年前才學會了這手藝。

現在種田是沒有了好處，

我這麼樣的年紀

也沒有了氣力，管不好鋤犁，

還怕風，怕雨，怕旱，嘴！又繳糧，納租。

從前我還有兩個健壯的孩子，

我們種着幾畝的好地。

現在他們一個是

給軍隊做了挑夫七八年來沒有歸；

一個是欠了人的租，在監裏

餓死，我能怨誰？

〔老婦傷感，流淚。龐琪低下頭。〕

小夥子，我怎麼不快樂呢？

不然的話，衰草已蓋上我的墓頭。

〔他拿一根本棒，舂了一會放上的小桶的底，再把牠倒過來查看了一遍，放下，他站起來，偏過頭，對龐琪笑〕
有什麼憂愁孩子。

你是那裏來的？幹嗎？這麼生疏的臉。

龐琪 〔強笑〕唔，來得很遠。

老人乙 〔眼光停留在龐琪的頭上，歛笑。〕

受人欺負了，孩子。

老婦跟着老人乙的眼光，站前去，瞧龐琪的傷。

老婦 啊！血，是傷了麼！裹起來

別露風，我去揀一塊布，拿點棉絨。

她進那間半掩着門的房裏，帶出一塊破舊的白布和一點棉花，替龐琪把頭裹起來。老人乙搖搖頭，走進那間關着門的房子，再拿出兩個沒有完工的木桶和桶底，到他的矮凳上坐下。老婦替龐琪裹好了頭。

老人乙 〔對龐琪〕夜來很久了，餓罷。

龐琪 謝謝你們，老伯，媽媽。

老人乙又開始作他的工，哦着他的歌，老婦把煮着的東西取了一碗送給
龐琪。

龐琪 謝謝你們，大伯，媽媽。

「他接過來，好像腦裏想什麼。」

老婦 是不是摔了交？

客人，還是和誰鬧了架？

想去那裡？

可以暫在這裡住過一個夜。

龐琪 謝謝你們，媽媽。

你們是慈善的老人，但我得走。

我想還有機會來和你們長住。

老婦 但你的家是在那一頭？

要去的地方遠不遠？

龐琪 「躊躇」唔——不遠，不遠。

老婦 住下罷，有什麼事？

要在太黑的屋子不眨眼的夜裏走。

今晚是沒有月亮看不清路，

我們不能給你點上一個燈，

住下罷，有什麼事？

老人乙 住下罷，孩子，

進城嗎？

「他停了低哦，插上一句。」

龐琪吃了一點，把碗擱到竈邊桌上，復坐。

龐琪 老伯，謝謝你們，媽媽，

我不能在這裏停留，

我剛才犯了那縣長的怒。

老人乙 「像堅定」不打緊，不打緊，

住下罷，孩子。

老婦 啊，你和縣長生了氣，

讓讓惡人吧，孩子，

這裏住下，傷好了，再走。

龐琪 「撫撫發上躺着的貓，站起來。」

謝謝你們，媽媽，老伯，

第二回再來和你們長住。

我會再來，仁慈的媽媽，伯伯。

老人乙 「做着工」走嗎？

龐琪 走了，要你們康健，老伯。

〔他撫摸卧着的那頭貓，轉過身向着門走。〕

老婦 〔感傷〕這麼寒冷的夜裏，

去那裏？孩子。

龐琪 啊，媽媽，不遠，不遠。

老人乙 深深的呼吸了一下，搖搖頭，又哦着他的歌。
農舍的門開，龐琪由裏面出。外邊夜色朦朧，下着雪。

龐琪 下雪！

老婦 〔跟出門口〕啊，下雪！

這麼寒冷的夜裡，

孩子，你去那裏？

龐琪 這麼寒冷的夜。夜啊！

讓那飲酒的華堂裏整整宵喧嘩，

叫刺繡的女郎挑不起眼睛，

讓那野獸香甜的睡罷，

讓我被遺棄的人忍受你寒冷。

老婦
進來，孩子，住下罷。

這麼個下雪的夜裏，

想想你媽

在家怎樣祝福着你！

她感傷的流淚。龐琪悲痛的轉過去，一隻手靠着門邊，一握着老婦的手。

龐琪
我家裏——阿媽媽，

你便是我底至親的媽。

除了你，再沒有媽担心着我。

啊，吾媽，祝你老人家康健，

我會再來，再來和你相見。

他收回手，抹眼睛，慢慢轉過身走。

老婦 啊，孩子，你走！

你再來，再來，

不要忘記啊！

〔她流着淚，望着他向雪夜裏走去。〕

〔幕〕

第三幕

景一——某縣的城市裏，街道的會合處旁邊一個空地上，一大群人，老人孩子，及各種職業的人，密密的擠在一個中年的歌者的週圍。他是一個流浪者的裝扮，用優美而有勁的姿勢站着一柄三絃斜在他的足上。

中年歌者 我是一個流浪的歌者，

曾在那瞋睡的眼前

和疲倦的耳邊，喉嚨歌唱得低啞。

現在是怎樣的時候呢，兄弟！

你們眼裏都閃着奇異的光輝，

欣喜和悲痛顫擊我的喉嚨。

我們提起這顆心來盡情的唱罷，

唱這燒亮的悲哀，和這未來。

說啊，這國度有多少哀怨？

給我們多少的悲哀？

去看那兩條江河裏嗚咽的水，

是日夜流不盡的淚。

阿！我們的國度到處是

壓榨下的死傷和饑饉的流亡，

荒蕪的田野接荒蕪的田野，

乾枯的土地上吮着都市的長嘴。

腥腫的地方，有夏雨

潑洗不淨的血污，春風吹不破的憂鬱，

上帝的眼裏沒有光榮和歡娛，

祇有慈悲的斜陽憐憫這世界的末日。

阿，長者，朋友，

我們底國度的光榮和歡娛

都斷送給了野獸和狗。

他們塗抹了我們的生活的意義。

我們心裏燒着熱烈的火和如雷的忿怒。

我們把忿怒的洪潮

洗刷淨這一個的城市。

我們由一千層的重壓下爬起來站住，

戰死者的榮名會刻上他們的墓碑，

活着的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氣。

阿，朋友，今天我們都摘下帽子來

打着親熱的招呼，

嘴角上藏不住沒有過的歡喜。

我們撻走一夥分贓的魔鬼，把凍餒

驅出了悲感的主婦的門。

我們沒有家的人有了家。

我們走上了樂園的第一級的階梯，
就是說那偉壯的美善的世界的階梯。

啊！聽罷，我們的號角正歌唱着勝利，
去，讓我們忿怒的洪潮

淹過那骯髒的都市，

淹過那懷着悲痛的原野。〔羣衆鼓掌，中年歌者拿起三弦，彈。〕

〔中年歌者，羣衆，唱着下。〕

勝利馳在一條大街上，

用我們嚴肅的步武去敲他響。

勝利馳在一羣的心上，

一炷熱情挑動他唱。

啊哦——哼啊——啊哦——哼啊——

迎面吹來那歡樂的風。

勝利馳在一條大路上，

用我們英勇的步武去敲他響，

勝利馳在一羣的心上，

一炷熱火挑動他唱。

啊哦——哼啊——啊哦——哼哦——

迎面吹來那鼓舞的風。

景二——荒野，一道河在沙磧的兩岸間流入一個稍遠的山下樹林裏。李某慌

張的上，走到河邊。夏真荃狼狽的跟着上。

李某
〔焦急的望着河裏〕

船!船!有船嗎!

這麼湍的水!飛逝的水!

掀跌的浪!可怕的水流。

有船嗎?阿飛得過去?

夏走近了他,想用手搭住他,但兩條腿一顫,嚙通坐在地下。

夏真荃!噯,累死了我,

這兩條累贅的腿。

兩條累贅的腿!

等我哪,天!〔伏在右膝上哭泣〕

李某 〔驚慌的轉過頭望了一下後面〕

船!船!

阿!有船嗎?險惡!一道水!

割開了那平安的去處。

聽不見一聲的漁唱，望不見人烟，

這是否人的末路！

龐琪戎裝上，手裏携着一支鎗，見李某轉過頭來，舉起槍照準他！

龐琪 站住！李某被驚嚇得急舉起兩隻手。龐走前去，李低下頭。龐搜過他，打量他

一下。

唔，等着罷，你，

是你！丟了虎皮的笨驢！

要去那裏？但你沒有多生兩個蹄，

怎麼不借兩隻翅膀來飛？

笨驢！你去那裏？變一條狡猾的魚

游到水裏去罷，或是變一隻蒼鷹

去天上飛吧，還是變一個幽靈
去拜訪地下的王爺？

阿！現在，你是上天沒有了路，
但地獄的門張開，等待着你。

再沒有阿媚的人把你來恭維，

現在，再沒有怯懦的人給你使威，

不會有你底狐朋友來憐憫你一句。

在從前，啊，當然你想不到有一個今日，

但現在要你想得起過去！

阿，抬起你的頭來，

看看我罷，認一認我是誰，

也許你疑心我已經是一個鬼。

李某 阿好漢，你是一個良善的人。

我知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因為你

有一個慈善的媽和一個和氣的父親。

對罷，他們待人仁慈又謙虛，

見了殺死一匹羊也要流淚。

對罷，當然囉，好漢，我說，

你也是一個慈善的人。

怎麼要說到過去呢？

過去的事情是過去了的事情，

就好像我們走過的路是計算不清。

阿，青年的好漢，我認得你，

你是一個良善的人。

龐琪 你也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什麼是醜，是美麼？

良善是永不會掛上你的心，

倒會黏上你的嘴，騙誰？

真實的影子永不會

飛上一面鄙劣的鏡，

你像一池醒漚的水，

怎麼能照見兩旁的樹

那一根是曲的那一根是直？

我用不着你裝假的恭維。

當然，我底父母良善的人，

爲甚要忍受那命運？

我是一個良善的人？

但不許我站近你底別墅的門。

我沒有一份幸福，沒有權威，

又沒有一個忠心的女人跟着我跑，

我有什麼用得着你恭維。

但，惡棍，假如單是爲的我的私仇，

也許放過你這一次。

你的罪惡已經可以把你的屍首飄流，

你有一個糊塗的腦袋，一雙毒辣的手，

刮走了百萬人的幸福和歡娛。

等着罷，

到地獄裏再去說你的良善與仁慈。

嚇走跟着我走！他走進了一步。

李某 「戰慄」阿！好漢。

龐琪 讓野犬來舐淨你黑色的血麼？

還是讓河流來洗淨你罪惡的心？

李某 阿，好漢，也許我有一些的罪惡，

龐琪 也許一些麼？

李某 就是說我有許多的罪惡。

但，好漢，那像是衣服上洒了一碗湯，

指頭上醺了一點墨，是一時的過錯，

總要我知道了便可以洗的乾淨。

你不信麼？天聽着我的話，

我發誓作一個良善的人。

阿，青年好漢。〔他跪下去，伏在地下。〕

龐琪 嘿！起！

卑鄙的傢伙！

起！

卑鄙的傢伙！

〔他把頭偏開，默然站了一會。〕

也許是你的罪惡

像指頭上蘸了一點墨，

衣服上潑了一碗湯，

但你可知道清水裏洗洗，

到太陽底下去晾一晾？

李某 好漢，我發誓做一個良善的人，

但願你的胸懷像海渡，得過一隻的慈航。

龐琪

「沈默了一會，」阿滾卑鄙的傢伙，

還不走開嗎！卑鄙的傢伙！

李由地下爬起來，畏葸的走開，離遠了一點，便撒開腿往樹林跑。龐舉起槍想擊他，又放下，見他在樹林裏隱沒了，便把帽子稍往上推了一下，轉過身，看了抽噎着的夏一眼，離開她走，走了四五步的光景，他躊躇回頭又走近夏的面前。

龐琪

「對夏，」我該呼喚你什麼呢？

我應該怎樣的稱呼你呀？

是他人的太太麼？還是

我底舊日親切的人？

說罷，苦我的人，

現在你的面前有着兩條路，
往南呢，往北，要跟着誰走？

夏真荃 「還在抽噎着」

哦，由你們說罷。

龐琪 對，由我們說罷。

一張漂亮的臉，兩個黑膝的眼睛，女人！

讓誰來判定你自己的命運？

假如你給我兩支不一樣的花朵，

問我，「要的那一支？」

那麼我告訴你，那一支是好的，

我要那一支。

現在我不叫你穿一雙的鞋子，

是要你揀那一頂帽，就是問你

究竟把那一頂取來，你把那一頂丟棄？

阿，由我們說罷，

是的，請你跟他去罷。

他轉過身，下。夏把眼睛揉了一會，抬起頭向各處望了一回，站起來，向四周

張望。

夏真荃 走了，都走了麼？

這荒野，春天會來，冬天會去，

早晨鳥雀飛出去了，又夕陽下回，

但那一條是我該走的路。

天，告我那一條是我該走的路？

何時我該走，何處我得停留？

〔她凝望河水〕

讓我跟你去，跟着你去！

〔她投入河裏〕

〔幕〕

第四幕

景一 某縣城裏的看守所，有一個用鐵柵關住的門。中年看守臂膀裏抱着一枝槍，坐在門邊靠着壁打鼾睡。青年看守荷着槍在門附近來回的走。龐琪站在門內，左手扶住鐵柵，他的右臂裹着傷，夜裏映着暗淡的燈光。

龐琪 我憎恨這慢吞吞的時間，但我不憎恨夜，

因為我期望還有一個第二天的早晨。

我殘廢了，再不能

舉我的槍和拉我的馬，

我已經是牢籠裏的飛禽，

何時能飲那清溪的水？何時飛？

我祇能用這沒有長眠的眼睛，

期望我再有一個清晨。

但當黑夜棲宿在每一家的屋簷，

悲哀的夢壓着人的蕭索的睡眠，

悲苦的利牙痛嚙着我的心，

每一根的回想都拉扯起了我的悲痛。

我想起幼年時父母的愛憐，田園的平靜，

故鄉裏帶着花香的春風，

又想起貧困的磨難和人事的悲慘，
一生的苦痛和歡娛在我的記憶中，
啊，都消逝了。阿，我想回家，
想回我底讓我安息的老家。
但我想念起你們，啊，良善的伯伯，媽媽，
痛苦的朋友，你們底一月來的欣喜
就像彩霞被夜風吹去，再關起
無歡的門戶聽苦悶的長嘯。
啊，我再聽不見你們的歡樂的歌唱，
真樸的你們，你們的青春
像是一支蔭影下的薔薇暗淡了。
當那獸羣的步伐的聲音

淒涼的響着，走過那門前的街上，

我看見你們睜着悲鬱的眼睛，

發呆的靠着門扉上的斜陽。

啊，我的伙伴，你們在那血泊裏，

在監牢中，或是逃亡在荒野。

我們是失敗了麼？

我們的希望是消逝了麼？

啊，不，啊，努力，兄弟，

我要殺死那奸詐的驢！

他的左手握着鐵柵的門盡力搖撼。中年看守把頭移動一下，青年看守走

近那門邊。

青年看守 你是誰？龐琪麼？

龐琪 快死啊！狗。

青年看守 朋友。

龐琪 嘔，你幹嗎？

青年看守 伸出指頭在中年看守的耳邊的壁上彈了一下，見他還是沉睡
着。

青年看守 〔放底聲音〕

我心裏吞嚥着難過，

因為我有着你的苦痛和希望，

龐琪 你是我們親熱的兄弟麼？

青年看守 我願我們是忠實的朋友。

龐琪 啊！我底朋友，是麼？

請你給我殺死那奸詐的驢！

青年看守 嘿！該死，混蛋的東西。

「他見中年看守把頭搖動了一下，於是故意罵了龐琪一聲，他又把指頭去中年看守耳的邊彈了一下，見他還是沒有醒。」

快醒了，朋友。「低聲，他用手招龐湊近一點。」

他們商量後，龐琪進裏面去了。青年看守由袋裏摸出鎖匙開了鐵柵上的鎖，輕拉開了一點鐵柵。龐琪和其他的犯人躡着足出下。中年看守醒，驚訝的查看一遍，急下。

景二——山野之景，巍峨的山上，有高大的常綠樹林。青年看守一支槍掛在肩後，扶着蒼白無力的龐琪上，走到一根巨大的松旁，讓龐琪靠在樹上，站着。

青年看守 「憂傷的望了他一會」

我們，朋友，已逃脫了獵者的追尋，

但你的傷勢是這麼重，

爲甚要停留在這山上，靠住這一根松。

你眼裏像是盼望，又像是悲痛。

走罷，晨風醒了，朝曦照過了松杉的林。

走罷，找一個調治的地方，庵廟或是茅棚。

爲甚要停留在這山上，靠住這一根松。

龐琪

啊，我望見了那一條

蜿蜒的我走過的艱難的路，

那一處有我的血滴的平原，

那邊的我的羞辱，

呻吟，痛苦，和懊恨，

啊，這一生在眼前的迴轉。

努力！我的朋友，再見，
我已站近了死的邊沿。

青年看守 我們去找尋一個調治的地方，
苦難的生命是堅韌一條藤。

靡琪 靜靜的死飛來了，

血的熱流啊，盡了，我沒有了生的力量。

這痛苦的世界裏生長，

這痛苦的世界裏死亡，

沒有追上我們的希望。

但我感謝你啊！朋友，

我死在這自由的空氣中
和燦爛的晨暉裏，

啊，我感謝你。

〔他緊握住他的朋友的手〕

青年看守 追上去罷，走，我背上你走。

龐琪 唔——

在林稍上長嘯的是馳驟的風嗎？

山谷裡吼着的是否傾瀉的湍流？

——我去了，朋友……
〔他的聲音漸弱，眼睛呆視了一下，漸閉下。〕

青年看守 〔抱住他〕

阿阿！我友，我友，

去了麼？啊，去了麼？

這燦爛的晨暉中，

一顆的隕星飛逝到那一處？

阿阿！朋友，願你不死的力量

就像馳驟的風和傾瀉的湍流。

〔台內歌隊唱喪歌，聲由近而遠。〕

薙上的朝露不再發亮——

美麗，焦灼，隕落，長夜接着早晨。

我聽見殘酷估價的手在算珠上響——

永眠的夜，交給你一個良善的人。

薙上的朝露不再發亮——

美麗，焦灼，隕落，長夜接着早晨。

我聽見殘酷估價的手在算珠上響——

永眠的夜，交給你個一微賤的人。

〔幕〕

〔二十三年春〕

跋

這是一個人六年中的成績，其間也並未以全副精力費在這上面，但這裡有獨到的風格，有種種嶄新的嘗試。新詩在旁的路線上現在已經走的很遠了，這裏有着的幾條蹊徑，似乎都未經人涉足。正因旁人不走，道上許太嫌冷落，所以這本書的出世，纔需要我來湊湊熱鬧，說得鄭重點，便是作個介紹。然而奇怪爲什麼作介紹的乃是一個對走任何道都無興趣的人呢？說來却是一段因緣。當麗天初識見我的時候，我對新詩還是熱心的，自己熱心作，也熱心勸別人作。麗天之走上詩的道上來，總算是因爲我的鼓勵而感着更起勁的。不料把他（還有不少別的人）邀到了那裏之後，我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變節，雖有我的理由，但想起這些朋友們，總不免感着一種負心的慙愧。現在麗天願意將已往的收獲印出，以告一段落，便爲替自己贖罪計，我也不能不趁此說幾句話。

也許這是我對新詩最後一次插嘴的義務罷！

聞一多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六日，

後記

我是如何希望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上一個歲月中漸漸疏遠了的友人，用重醒的過去喜悅和熱來混和這相見下欣慰，以兩人的洋溢眸子來相互的打量，和招呼。那麼，我把這多年詩稿檢出來，另印到紙上去，我是抱着和這相像的一個心情。我知道我的一段稚氣的生活是漸漸的離我而遠了，因為我現在是如何了解那江海上的風波和酒盃上飄過來的醉眼，知道由啤酒瓶和果子皮狼藉的席上躲到窗口邊去瞧月光的倒瀉，再由孤獨裏回到喧囂的追尋，過去的一點穩定，一點真就像帶着一雙純色的手套而今是取下來了。我愛那南北極和赤道，零度以下的寒冷和沸點上的熱度，但我終還是一個溫帶的人。假如照著現在自己的萎垂的影子，太冷或是太熱了，過去的心象若能給自己一個中和的抖擻，漸僵化的血液再使循環，這於我是一個多麼意外的收穫！

我也未嘗對於詩的心願是這樣的自私這樣小。我心裏也曾打算過以那更繁複的音階來吹奏這一支生命的笛子，在黃昏的星光底下或早風中飄揚或是低沉。這不過還僅是一個希望，但依我的這樣子，不已經算是忠誠的了麼？

我在此盡忱謝謝聞先生給我許多的教益和幫助，及漢標、啓寬、一凌諸兄給我很多幫忙，使這一本集子出世帶着欣幸和慚愧。

二十六年四月八日麗天於清華園



佩文齋人史書

廿六年八月五日

晨夜詩度

(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

著者
發行
代售處

彭麗天

聞一多

北平琉璃廠
佩文齋書店

每冊實價 五角五分

